

A.S. 2
309024



創作詩叢之一



宗白華 著

涼雲小詩

正風出版社印行



創作詩叢之一

流雲小詩

宗白華著

叔俊
1949.1.1.

正風出版社印行

序

當月下的水蓮還在輕睡
的時候，東方的晨星已漸漸的
醒了。我夢魂裏的心靈，披了
伴詞藻的衣裳，踏着音樂的腳
步，向我告辭去了。我低聲說
道：“不嫌早麼？人們還在睡着
呢！”他說：“黑夜的影將去了；
人心裏的黑夜也將去了！我
願乘着晨光，呼集清醒的靈魂，
起來頌揚初生的太陽。”



117167

人 生

理性的光
情緒的海
白雲流空，便是思想片片。
是自然偉大麼？
是人生偉大呢？

信 仰

紅日初生時
我心中開了信仰之花
我信仰太陽
如我的父！
我信仰月亮
如我的母！
我信仰衆星
如我的兄弟！
我信仰萬花
如我的姊妹！

我信仰流雲
如我的友！
我信仰音樂
如我的愛！
我信仰
一切都是神！
我信仰
我也是神！

夜

一時間
覺得我的微軀
是一顆小星，
瑩然萬星裏
隨着星流。
一會兒
又覺着我的心
是一張的明鏡，
宇宙萬星
在裏面燦着。

築室

我築室在海濱上
紫霞作簾幕，
紅日爲孤燈。
白雲與我語，
碧月照我行。
黃昏倚坐青石下，
藍空捲來海潮音！

解 脫

心中一段最後的幽涼
幾時纔能解脫呢？
銀河的月，照我樓上。
笛聲遠遠吹來——
月的幽涼
心的幽涼
同化入宇宙的幽涼了！

我 們

我們並立天河下。
人間已落沉睡裏。
天上的雙星
映在我們的兩心裏。
我們握着手，看着天，不語。
一個神祕的微顫
經過我們兩心深處

她

她是蝴蝶的詩園。
是遊世間紅花綠花
詩園中她斑衣五色。
觀着園中清泉碧水。
詩映着她瘦影傳伶。
小歌亭翼然流出。
一歌着她臨風起舞。
照溪清影裏留住。
照着她惆悵自憐。

月華溶溶
詩園入夢
她在小橋邊，
綠陰之下，
抱住了—一朵白花
同夢詩園之夢。

月的悲吟

好友太陽謝着人間去了，
他雪峯上最後的握別
呼醒了我深谷中的沉夢。
我睡眠惺忪，悄悄地扶着
山巖而起。

險霞紅卸枕，綠鬢堆雲，
我從覆鬢中，偷偷地看見
那遠遠的人間了。

啊，可愛的人間，我相思久
了，如今又得相見！——

噫，可愛的人間，你怎麼這
樣冷清的，不表示一點聲音？
你歌詠我的詩人，何處去

了？

你頌揚我的絃音，怎不聞

了？

沉寂的林
中
不看見攜手的雙影。
不聞窗的樓上
不聽見負手的沉吟。

都城寥廓，空餘石壁森森
了！

我寸心驚跳，凄然欲淚。
可愛的人間，他竟忘了我
麼？——

牆上的藤花，心憐我了，
她低低垂着頭，臨風欲墜。
湖上的碧水，她同情深了，
淚光瑩瑩，向我亮着。
啊，池邊的水蓮，也忍不住

了，

合起了雙眸，含淚睡去。

青山額上，罩滿愁雲，默默

對我無語。

泉水嗚咽着，向東方流去。

噫，可愛的人間，還是不見

一個人影！

我淚眼紅了，

頭涔涔欲墜，

且覆臥在曉雲中罷！

像德歌題

你的一雙大眼，
籠罩了全世界。
但也隱隱的透出了
你嬰孩的心

雪萊的詩

虛閣懸琴
天風吹過時
流出超世的音樂。
藍空雲散
春禽飛去後
長留嘹唳的歌聲。
雪萊，
我聽着你的詩了！

夜

黑夜深
萬籟息
遠寺的鐘聲俱寂。
寂靜——寂靜——
微眇的寸心
恍入時間的無盡！

晨

夜將去。
曉色來。
清冷的藍光
進披几席。
賸殘的夜影
遁居牆陰。
現實展開了。
空間呈現了。
森羅的世界
又籠罩了脆弱的孤心！

小 詩

生命的樹上
凋了一枝花
謝落在我的懷裏，
我輕輕的壓在心上。
她接觸了我心中的音樂
化成小詩一朵。

我的心

我的心
是深谷中的泉：
他只映着了
藍天的星光。
他只流出了
月華的殘照。
有時陽春信至，
他也啣着
相思的歌。

生命的流

我生命的流
是海洋上的雲波
永遠地照見了海天的蔚
藍無盡。

我生命的流
是小河上的微波
永遠地映着了兩岸的青
山碧樹。

我生命的流
是琴絃上的音波
永遠地繞住了松間的秋
星明月。

我生命的流
是她心泉上的情波
永遠地繫住了她胸中的
晝夜思潮。

園 中

我走到園中
放一朵憔悴的花
在她的手上。

我說：“這是我的心，你取
了罷。”

她戰慄的手，握着花，
清淚滴滿花上，
如同朝露。

我低着聲說：
“你看我的心，他有了生意了！”

眼 波

她靜悄悄的眼波
悄悄的
落在我的身上。
我靜悄悄的心
起了一紋
悄悄的微顫。

有 贈

她們麼？

是我情天的流星
倏然起滅於蔚藍空裏。

准有你，

是我心中的明月，
清光長伴我碧夜的流雲。

戀 愛

戀愛是無聲的音樂麼？
鳥在花間睡了，
人在春間醉了，
戀愛是無聲的音樂麼！

詩

啊，詩從何處尋？
在細雨下，點碎落花聲！
在微風裏，飄來流水音！
在藍空天末，搖搖欲墜的

孤星！

問

花兒，你了解我的心麼？
她低低垂着頭，脈脈無語。
流水，你識得我的心麼？
他回眸了幾眼，潸潸而去。
石邊倚了一支琴，
我隨手撫着他，
一聲聲告訴了我心中的幽緒。

綠 陰

啊，醒醒罷，
綠陰如夢，將你籠罩住了！”
她倚坐在碧蘿邊，
藤花吹落襟上，
不會微微覺着。
小鳥悄悄的啄到裙邊了，
她輕輕抬起雙眼，
又復沉沉低下。

啊，她幽思深了。
濃重的綠陰
將她籠在濃夢中了。

世界的花

世界的花
我怎忍採擷你？
世界的花
我又忍不住要採得你！
想想我怎能捨得你，
我不如一片靈魂化作你！

宇宙的靈魂

宇宙的靈魂
我知道你了，
昨夜藍空的星夢，
今朝眼底的萬花。

詩 人

窗外
在映
絕從
織

的落
半天的
映出長
代的
人生
成萬

日
的濃
虹七
天的
的愁
古

裏
色。
才
雲中
詩歌。

不 朽

詩人的墳墓上
野草叢生着。
一個少女走過了，
採得紅花一朶。
啊，不朽的詩人！

飛 蛾

一切羣生中
我頌揚投火的飛蛾！
唯有他，
得着了光明中偉大的死！

慈 母

天 上 的 繁 星，
人 間 的 兒 童。
慈 母 的 愛
自 然 的 愛
俱 是 一 般 的 深 宏 無 盡 呀！

斷句

心中的宇宙
明月鏡中的山河影。

彩 虹

彩虹一弓
豔絕天地。
我欲造一句之詩
表現人生。

夜

偉大的夜
我起來頌揚你：
你消滅了世間的一切界

限。

你點灼了人間無數心燈。

冬

瑩白的雪
深黃的葉
蓋住了宇宙的心。
但是我的朋友，
我知道你心中的熱烈
在醞釀着明春之花。

春與光

你想要了解春麼？
你的心情可有那蝴蝶翅
的翩翩情致？
你的歌曲可有那黃鶯兒
的千轉不窮？
你的呼吸可有那玫瑰粉
的一縷溫馨？

你想要了解光麼？
你可會同那疎林透射的
斜陽共舞？
你可會同那黃昏初現的
冷月齊顛？
你可會同那藍天閃閃的
星光合奏？

月夜海上

月天如鏡
照着海平如鏡。
四面天海的鏡光
映着寸心如鏡。

月落時

月落時
我的心花謝了，
一瓣一瓣的清香
化成她夢中的蝴蝶。

無 題

我每不忍夜深歸來
只爲是怕看見那街頭的
憧憧黑影。
黑影裏蘊藏着無限的命
運！
黑影裏蘊藏着無限的悲
哀！
今夜她們月影滿身，
我從牆陰裏
看見她們灰白的面色了！

秋風起
她們滿身戰慄，如同秋葉。
秋葉飛去了，
她們還立在秋風裏戰慄！
啊，黑影裏的命運，
黑影裏的悲哀，
我冷月的心，也和着你們
戰慄了！

音 波

水上的微波
渡過了隔岸的歌聲。
歌聲蕩漾
蕩着我的寸心
化成音樂的情海。
情海的音波
充滿了世界。
世界搖搖
搖蕩在我的心裏。

乞 丐

薔薇的路上
走來丐化一個。
口裏唱着山歌。
手中握着花朵。
明朝不得食
便死在薔薇花下。

問祖國

祖國！ 祖國！
你這樣燦爛明麗的河山
怎蒙了漫天無際的黑霧？
你這樣聰慧多才的民族
怎墮入長夢不醒的迷途？
你沉霧幾時消？
你長夢幾時寤？
我在此獨立蒼茫，
你對我默然無語！

感 謝

可愛的地球
可愛的人生
感謝你給我許多深厚的
快樂！

我將怎樣報答你？
我一無所有——
我只有一顆心，
心裏深藏着一個世界！

楊柳與水蓮

曉風裏的楊柳對殘月下
的水蓮說：

“太陽起來了，你睡醒了麼？
你花苞似的眼裏爲什麼含了
清淚？”

“他是我昨夜恐懼悲哀的
淚，

也是我今朝歡欣感涕的
淚。”

“你恐懼些什麼？你悲哀些

什麼？

“啊，夜的黑暗呀，污泥裏的
冷濕呀！”

“你不曾看見夜的笑麼？”

“我含淚的眼和悲哀的心，
一屆黃昏，就深藏到綠葉的沉
夢裏。”

“夜的幕上有繁星織就了
的花園，園中有月神在徘徊着，
有牛童織女在戀愛着，有夜鶯

啼着，有花香繞着，你何不從那
綠葉的簾裏，來到碧夜的幕中！”

水蓮說：“啊，是呀！”

太陽落後，明月起時，可憐
的水蓮，抱着她悲哀的心，含淚
的眼，亭亭的立在黑暗的深處

聽 琴

我低了頭
聽着琴海的音波。
無限的世界
無限的人生
從我心頭流過了，
我只悠然聽着。
忽然一曲清歌
驚墮我手中的花，
我的心杳然去了
淚下如雨。

別 後

我們臨別時，
她淚瑩瑩的眼睛
朦朧地映在我的雙瞳裏。
我們握別後，
她溫馨馨的指痕
深深的印在我的手心裏。
你現在啓了我的心
你就看見她的纖影亭亭的！

海上

星河流碧夜，
海水激藍空。
遠峯載明月，
彷彿君之容。
想君正念我，
清夜來夢中。

繫 住

那含羞伏案時回眸的一
粲，
永遠地繫住了我橫流四
海的放心。

東海濱

今夜明月的流光
映在我的心花上。
我悄立海邊
仰聽星天的清響。
一朶孤花在我身旁睡了
我挹着她夢裏的芬芳。
啊，夢呀！夢呀！
明月的夢呀！
她在尋夢裏的情人，
我在念月下的故鄉！

晨 興

太陽的光
洗着我早起的靈魂。
天邊的月
猶似我昨夜的殘夢。

紅 花

我立在光的泉上。
眼看那澗澗的波，流到人

間。

我隨手擲下紅花一朶，
人間添了一分春色。

我和詩

宗白華

我的寫詩，確是一件偶然的事。記得我在同郭沫若的通信裏曾說過：「我們心中不可沒有詩意詩境，但却不必定要做詩」。這兩句話曾引起他一大篇的名論，說詩是寫出的，不是做出的。他這話我自然是同意的。我也正是因為不願受詩的形式推敲的束縛，所以說不必定要做詩。（見三葉集）

然而我後來的寫詩却也不完全是偶然的事。回想我幼年時有一些性情的特點，是和後來的寫詩不能說沒有關係的。

我小時候雖然好頑耍，不唸書，但對於山水風景的酷愛是發乎自然的。天空的白雲和復成橋畔的垂柳，是我孩心最親密的伴侶。我喜歡一個人坐在水邊石上看天上白雲的變幻，心裏浮着幼稚的幻想。雲的許多不同的形象動態，早晚風色中各式各樣的風格，是我孩心裏獨自把玩的對象。都市裏沒有好風景，天上的流雲，常時幻出海島沙洲，峯巒湖沼。我有一天私自就雲的各樣境界，分別漢代的雲，唐代的雲，抒情的雲，戲劇的雲等等，很想做一個「雲譜」。

風煙清寂的郊外，清涼山、掃葉樓、雨花台、莫愁湖是我同幾個小伴每星期日步行遊玩的目標。我記得當時的小文裏有「拾石雨花，尋詩掃葉」的句子。湖山的清景在我的童心裏有着莫大的勢力。一種羅曼蒂克的遙遠的情思引着我在

森林裏，落日的晚霞裏，遠寺的鐘聲裏有所追尋，一種無名的隔世的相思，鼓蕩着一股心神不安的情調；尤其是在夜裏，獨自睡在床上，頂愛聽那遠遠的簫笛聲，那時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深切的淒涼的感覺，和說不出的幸福的感覺，結合在一起；我彷彿和那窗外的月光霧光溶化爲一，飄浮在樹杪林間，隨着簫聲笛聲孤寂而遠引——這時我的心最快樂。

十三四歲的時候，小小的心裏已經築起一個自己的世界；家裏人說我少年老成，其實我並沒唸過什麼書，也不愛唸書，詩是更沒有聽過讀過；祇是好幻想，有自己的奇異的夢與情感。

十七歲一場大病之後，我扶着弱體到青島去求學，病後的神經是特別靈敏，青島海風吹醒我心靈的成年。世界是美麗的，生命是壯闊的，海是世界和生命的象徵。這時我歡喜海，就像我以前歡喜雲。月夜的海，星夜的海，狂風怒濤的海，清晨曉霧的海，落照裏幾點遙遠的白帆掩映着一望無盡的金碧的海；有時崖邊獨坐，柔波軟語，絮絮如訴衷曲。我愛它，我懂它，就同人懂得他愛人的靈魂與玉體底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微茫的動作一樣。

青島的半年沒讀過一首詩，沒有寫過一首詩，然而那生活却是詩；是我生活裏最富於詩境的一段。青年的心襟時像春天的天空，晴明愉快，沒有一點塵滓，俯瞰着波濤萬狀的大海，而自守着明爽的天真。那年夏天我從青島回到上海

，住在我的外祖父方老詩人家裏，每天早晨在小花園裏，聽老人高聲唱詩，聲調沉鬱蒼涼，非常動人，我偷偷一看，是一部劍南詩鈔，於是我跑到書店裏也買了一部回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翻讀詩集，但是莫有讀多少就丟開了。那時的心情，還不宜讀放翁的詩。秋天我轉學進了上海同濟，同房間裏一位朋友，很信佛，常常盤坐在床上朗誦楞嚴經。音調高朗清遠有出世之概，我很感動。我歡喜躺在床上瞑目靜聽他歌唱的詞句，楞嚴經詞句的優美，引起我讀它的興趣。而那莊嚴偉大的佛理境界投合我心裏潛在的哲學的冥想。我對哲學的研究是從這裏開始。莊子、康德、叔本華、歌德相續地在我的心靈的天空出現，每一個都在我的精神人格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痕。「拿叔本華的眼睛看世界，拿歌德的精神做人」是我那時的口號。

有一天我在書店裏偶然買了一部日本版的小字的王孟詩集，回來翻閱一過，心裏有無限的喜悅。他們的詩境，正合我的情味，尤其是王摩詰的清麗淡遠，很投我那時的癖好。他的兩句詩：「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常常掛在我的口邊，尤在我獨自一人散步於同濟附近田野的時候。

唐人的絕句，像王孟韋柳等人的，境界閑和靜穆，態度天真自然，寓禮麗於沖淡之中，我頂歡喜。後來我愛寫小詩短詩，可以說是承受唐人絕句的影響，和日本的俳句毫不相干，太戈爾的影響也不大。祇是我的朋友左舜生那時常常歡

喜朗誦黃仲蘇譯的太戈爾園丁集詩，他那聲調的蒼涼幽咽，一往情深，引起我一股宇宙的遙遠底相思的哀感。

在中學時，有兩次寒假，我到浙東萬山之中一個幽美的小城裏過年。那四圍的山色瓏麗清奇，似夢如烟；初春的地氣，在佳山水裏蒸發得較早，舉目都是淺藍深黛；湖光靨影籠罩得人自己也覺得成了一個透明體。而青春的心初次沐浴到愛的情緒，彷彿一朵白蓮在曉露裏緩緩地展開，迎着初生的太陽，無聲地戰慄地開放着，一聲驚喜的微呼，心上已抹上胭脂的顏色。

純真的刻骨的愛和自然底深靜的美在我的生命情緒中結成一個長期的微渺的音奏，伴着月下的凝思，黃昏的遠想。

這時我歡喜讀詩，我歡喜有人聽我讀詩，夜裏山城清寂，抱膝微吟，靈犀一點，脈脈相通。我的朋友有兩句詩：「華燈一城夢，明月百年心」，可以做我這時心情的寫照。

我遊了一趟謝安的東山，山上有謝公祠、薔薇洞、洗屐池、棋亭等名勝，我寫了幾首紀遊詩，這是我第一次的寫詩，現在姑且記下，可以當作古老的化石看罷了。

遊東山寺

(一)

振衣直上東山寺，萬壑千巖靜晚鐘。
疊疊雲嵐烟樹杪，灣灣流水夕陽中。
祠前雙柏今猶碧，洞口薔薇幾度紅？

一代風流雲水渺，萬方多難弔遺踪。

(二)

石泉落澗玉琮琤，人去山空萬籟清。
春雨苔痕迷屐齒，秋風落葉響棋枰。
澄潭浮鯉窺新碧，老樹盤鴉噪夕晴。
坐久渾忘身世外，僧窗凍月夜深明。

別東山

遊屐東山久不同，依依悵別古城隈，千峯暮雨春無色，
萬樹寒風鳥獨徊，渚上歸舟攜冷月，江邊野渡逐殘梅，
回頭忽見雲封堞，黯對青巒自把杯。

舊體詩寫出來很容易太老氣，現在回看不像十幾歲人寫的東西，所以我後來也不大寫舊體詩了。二十多年以後住嘉陵江邊纔又寫一首「柏溪夏晚歸棹」：

颯風天際來，
綠壓羣峯暝。
雲罅漏夕暉，
光寫一川冷。
悠悠白鷺飛，
淡淡孤霞迴。
繫纜月華生，
萬象浴清影。

民國七八年，我開始寫哲學文字，然而濃厚的興趣還是

在文學。德國浪漫派的文學深入我的心坎。歌德的小詩我很歡喜。康白情郭沫若的創作引起我對新體詩的注意。但我那時僅試寫過一首「問祖國」。

民國九年我到德國去求學，廣大世界的接觸和多方面人生的體驗，使我的精神非常興奮，從靜默的沉思，轉到生活的飛躍，三個星期中間，足跡踏遍巴黎的文化區域。羅丹的生動的人生造象是我這時最崇拜的詩。

這時我了解近代人生的悲壯劇，都會的韻律，力的姿式。對於近代各問題，我都感到興趣，我不那樣悲觀，我期待着一個更有力的更光明的人類到來。然而萊茵河上的故壘寒流，殘燈古夢，仍然縈繫在心坎深處，使我常時做做古典的浪漫的美夢。前年我有一首詩，是追撫着那時的情趣，一個近代人的矛盾心情：

生命之窗的內外

白天，打開了生命的窗，
綠楊絲絲拂着窗檻。
一層層的屋脊，一行行的煙囪，
成千成萬的窗戶，成堆成夥的人生。
活動、創造、憧憬、享受。
是電影、是圖畫、是速度、是轉變？
生活的節奏，機器的節奏，
推動着社會的車輪，宇宙的旋律。

白雲在青空飄蕩。

人羣在都會匆忙！

黑夜，閉上了生命的窗。

窗裏的紅燈

掩映着綽約的心影：

雅典的廟宇，萊因的殘堡，

山中的冷月，海上的孤棹。

是詩意、是夢境、是淒涼、是回想？

縷縷的情絲，織就生命的憧憬。

大地在窗外睡眠！

窗內的人心，

遙領着世界深祕的回音。

在都市的危樓上俯眺風馳電掣的匆忙的人羣，通力合作地推動人類的前進；生命的悲壯令人驚心動魄，渺渺的微軀只是洪濤的一漚，然而內心的孤迥，也希望能燭照未來的微茫，聽到永恆的深秘節奏，靜寂的神明體會宇宙靜寂的和聲。

民國十年的冬天，在一位景慕東方文明的教授的家裏，過了一個羅曼蒂克的夜晚；舞闌人散，踏着雪裏的藍光走回的時候，因着某一種柔情的縈繞，我開始了寫詩的衝動，從那時以後，橫亘約摸一年的時光，我常常被一種創造的情調

佔有着。黃昏的微步，星夜的默坐，大庭廣衆中的孤寂，常時彷彿聽見耳邊有一些無名的音調，扎捉不住而呼之欲出。往往是夜裏躺在床上息了燈，大都會千萬人聲歸於休息的時候，一顆戰慄不寐的心興奮着，靜寂中感覺到窗外橫躺着的大城在喘息，在一種停勻的節奏中喘息，彷彿一座平波微動的大海，一輪冷月俯臨這動極而靜的世界，不禁有許多遙遠的思想來襲我的心，似惆悵，又似喜悅，似覺悟，又似恍惚。無限淒涼之感裏，夾着無限熱愛之感。似乎這微渺的心和那遙遠的自然，和那茫茫的廣大的人類，打通了一道地下的深沉的神祕的暗道，在絕對的靜寂裏獲得自然人生最親密的接觸。我的流雲小詩，多半是在這樣的心情中寫出的。往往在半夜的黑影裏爬起來，扶着床欄尋找火柴，在燭光搖晃中寫下那些現在人不感興趣而我自己却借以慰藉寂寞的詩句。『夜』與『晨』兩詩曾記下這黑夜不眠而詩興勃勃的情景。

然而我並不完全是『夜』的愛好者，朝霞滿窗時，我也贊頌紅日的初生，我愛光，我愛海，我愛人間的溫愛，我愛羣衆裏千萬心靈一致緊張而有力的熱情。我不是詩人，我却主張詩人是人類底光和愛和熱的鼓吹者。高爾基說過：『詩不是屬於現實部分的事實，而是屬於那比現實更高部分的事實』。歌德也說：『應該拿現實提舉到和詩一般地高』，這也是我對於詩和現實的見解。

創作詩叢之一

流雲小詩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宗 白 華
發行人 陳 汝 言
總發行所 正 風 出 版 社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南京東海路十二號
重慶沙坪壩六十八號
分發行所 各 地 聯 營 書 店
利 羣 書 報 發 行 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經售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基本定價二元五角。外埠酌加郵運費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初版發行

(P.80.)滬0001-1000 正(No.18)

創作詩叢之一

流雲小詩

